

乎

贊曰

有道之世 其鬼不靈 清明在躬
物無遁情 無邪爾思 所存者誠
泰宇既定 迅雷不驚 是氣無餘

何物敢攔

神靈衛之

傳曰神靈者聰明正直者也。在處皆有之也。所敬者道德所與者忠孝所契者正直所取者陰德。然則人其可無是四者乎。苟果有之神靈無不衛也。昔韓魏公自成德移帥中山。將至沙河。前驅回白水。暴至不可前。公曰業已至此。避之何益。命速具舟。既濟。行李未絕。而波濤如山。後騎猶有未得渡者。時徐濟之民皆見公。方渡時有神龍偃截上流水。為之立淺。梅公儀嘗知滑州。夜報河決。公即躬率官屬分役。兵夫夜趨河上。隨處堤塞。正窘急間。見一白鬚老人載一舟。稽稗往來。佐助意其家。民心大喜。之及水定。天亦曉。命吏請之。則白鬚

老人不復見矣。此皆神靈衛之者也。

贊曰

神之為道 聰明正直 洋洋在上
鑒臨微側 呵禁不祥 以奉有德
匪求于神 彼則受職 惡人反是
神所罰也

太上感應篇卷之五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太上感應篇卷之六

義六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所作必成

傳曰世間無不成之事。天下皆可作之人。苟有其志無不成也。昔張仲賓之祖本一善謀利者。但以翻然改圖。篤意教子。其子仲容。仲賓。果皆登第。明年仲安又登第。子令儀。本一市井小民。亦以翻然改圖。篤意教子。其次子傑。姪子倣。亦皆登第。然則有志之士。欲有所作。是有不成者乎。況能力行。眾善者乎。竇公之事。便可見也。竇公禹鈞者。燕山人也。初夢其祖謂曰。汝無子。又不壽。曷不早修陰德。以回造化。禹鈞惶懼。於是內外姻婭。有喪未舉。有女未嫁。皆助成之。乃至焚券嫁僕夫之女。得金還去。失之人。苟可修德。無不為者。又於所居建四十間屋。聚萬卷書。延文行師。儒居之。師席有志之士。聽其自至。由是英俊四集。由公門而貴者。前後接武。公之身官至左諫議大夫。年八十無疾而卒。今為洞天真人。晚

得五子皆登第儀禮部尚書儀禮部侍郎
係左補闕儀參大政倍起居郎嗚呼欲長
壽而得長壽欲得子而得五子欲官爵而
有官爵好修德而得登真然則世間所作
是有不成者乎

贊曰

求仁得仁 叔齊伯夷 草莽為利
盜跖之歸 天既與善 惡亦給之
貧回陰狡 動逐其為 成效美惡
要終可知

神仙可冀

傳曰發揚閻道藏見一壁魚身有五色爛
然奪目及開經卷則神仙字處盡然殆盡
乃知壁魚蠹蝕神仙字遂能身有五色也
何諷買得一軸道如經中有一物狀如髮
捲規可四寸循環無端既而截斷則頭尾
兩皆水出滴可外餘徧以問人無能知者
一日過一得道者舉以問之則曰君遇此
物而不能羽化命也此乃壁魚三蝕神仙
字化為此物名曰脉望以規映星星使立

降可得還丹復取其水服之便得換骨諷
歸取經畢讀則一軸之中神仙字處字字
果皆蠹盡又知壁魚三蝕神仙字遂能化
為脉望也嗚呼一蟲尚爾況以人冀神仙
其有不可冀者也夫抵人之與仙性真本

一第以情勝遂失其真一旦反真塵情俱
盡即神仙也况能濟之以善求之于古如
子房之忠兵猛之孝王進賢之不失婦節
蘭期之友于兄弟劉翊之損己分人趙素
臺之濟窮郵死許真君之行符施水嚴平
君之以善導人周伯持之收瘞遺骸李五
郎之不欺斗斛陳安世之不殺物命李真
子之拯濟飢餓楊敬直之問則疑神唐若
山之性無忿恚乃至黃萬祐之鮮過景相
之酷好放生劉平阿本一醫人吳睦本一
縣吏劉妍本一妓女鮑觀本一店家賀生
本一屠兒丁約本一兵卒朱狔本一劫盜
李正玄本一獵人此皆自人而得仙者也
求之于今如晁公迥之為靜居天主章公
文起之為司命真君王公素之為王京侍

郎呂公晦之為上帝司糾韓公琦之主紫
府富公弼之司崑臺王公叟之掌翊聖鐵
輪金公三之為佑聖風伯張公孝恭之為
嵩山主者實公禹鈞之為洞天真人乃至
歐陽公脩之主神清王公安國之主靈芝

呂公濬之主羣玉石公延年之主芙蓉陳
公靖之判司直田公承君之主維陽此亦
自人而得仙者也按經云今中元二品左
洞陽官所總地上九皇土壘四維八極其
靈官僚屬共有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眾皆
是在世有功之人受度而得進補其職如
吾鄉臺法何公熙志以注金剛經有補於
世死後乃得補為西嶽點檢歷數官此雖
嶽府是亦受度孰謂神仙為不可冀乎其
間亦有欲冀而終不能冀者非仙之不可
冀也所踐未足冀乎仙也不聞二真人之
言乎鍾離曰仙之求人甚於人之求仙洞
賓曰人常以不得見吾為恨雖日見吾而
不能行吾言於事何益此皆嘆人不能冀
夫仙也

贊曰

神仙之說

多謂渺茫

求而不得

漢武秦皇

亦如釋教

地獄天堂

天堂果有

必處忠良

地獄果有

小人之鄉

夫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

傳曰天仙地仙之有差在乎立善多寡之

有異篇中已自言之固不在論請以百尺

竿頭更進一步之說言之庶幾已得仙者

不復從墜一向起升未得仙者不假他求

即日使到釋迦曰仙有十種一曰地行仙

二曰飛行仙三曰遊行仙四曰空行仙五

曰天行仙六曰通行仙七曰道行仙八曰

照行仙九曰精行仙十曰絕行仙既而又

曰是等皆是不循正覺別修妄念存想固

形遊於山林人不到處寄千萬歲斯亦輪

回妄想顛倒報盡却來散入諸趣

林息食道園成名地行仙堅固草木而不
林息食道園成名飛行仙堅固金石而不
林息食道園成名遊行仙堅固動止而不
林息食道園成名空行仙堅固積流而不
林息食道園成名照行仙堅固積流而不

林息神德園成名天行仙堅固精色而不
林息神德園成名通行仙堅固思念而不
林息神德園成名黑行仙堅固交連而不
林息神德園成名精行仙堅固變通而不
林息神德園成名純行仙堅固離離曰
仙有五種一曰鬼仙二曰人仙三曰地仙
四曰神仙五曰天仙既而答大道之問則

又曰道本無間本無答萬物之中最靈
最貴者人也若能窮萬物之理盡一己之

性窮理盡性以至子命全命保生以合乎

道自然與天地齊其堅固而同其長久矣

一者不悟大道推務速成正令心若死灰

形如槁木神識內守一志不移定中以出

除神然窮其辭竟只名清虛之鬼不獨

為此陽之仙名曰鬼仙二者皆於人中得

偏確守不地地五味者不知有六氣志七

情者不知有十戒行而欲求其仙此則為

錯若其捕者指清靜之為惡好技物以專

天地之熱者不肯休靜好存想而探日月

之精者不肯專引不中因息者不知有自

然屈體等形者不誠於無為但能延年自
樂而已名曰人仙三者法天地外降之理
取日月生成之數身中用年月日中用時
刻歲能去惡氣除病本源清濁分氣候早
晚收真一察二儀別三才分四象列五行
定六氣察七宮序八卦行九流繞成丹藥
氣傳子母流形夫轉三田成後鏡成丹藥
未鍊下田鍊形世長生不死名曰地仙
四者已得地仙用功不已起凡入聖却反
三山名曰神仙五者已得神仙傳道於世
於道有功為人行仙官第又於天地有大功
便得放職列為仙官第又於天地有大功

於古今有人行從此漸進仙階歷歷任
三十六洞天及於八十一陽天復從八十
一陽天起入虛無自然則釋迦所謂正覺
鐘離所謂大道果何說哉夫正覺即大道
大道即正覺也大抵必欲識取自心不落
情解不聞僧那之說乎僧那曰欲明自心

但於日用中行住坐卧常自審諦思察遇
色過聲未起覺觀時心何所之是有耶是

無耶既不落有無處所自然心珠獨朗常

照世間無一塵許間隔剎那頃斷續之相

此即正覺即此大道也是故呂真人既因

不學鍊金而得度世矣又因聞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之說而曾次始得豁然既得曾

次豁然矣又嘗飯僧於潭之興化孫真人

既以留意方書而得度世矣又嘗咨決於

唐之宣律既得咨決於宣律矣又嘗聽寶

塔品於成都之無名行僧此即百尺竿頭

必欲更進一步者也若夫立善自當然也

縱不求仙亦當然也

贊曰
禮儀三百 威儀三千 待人而行

人道乃全 積功累善 必有後先
條目嚴備 毫髮罔愆 是乃仙道
以人合天

若或非義而動皆理而行

傳曰孟子曰理也義也人心之所同然者

也孟子所謂義理也大抵義理在人不可
非背苟或非背不免追隨汨沒聞葺阻儉
無所不至矣其肯清靜自居味道為樂乎
請以一二君子言之庶幾稍知愧恥昔郭
延卿以文行著名厥世澆薄葺園於水
南居之凡二十餘年足跡未嘗至城市少
則與張文定呂文穆游張呂相繼作相薦
之于朝得職官不肯就時錢文僖惟演為
留守謝絳為通判尹洙為掌書記歐陽脩
為推官皆一時文行之士慕其為人一日
屏騎從同謁延卿對談良久延卿以陶樽
果藪進文僖愛其野逸引滿不辭至晚吏
報申牌府吏牙甲羅列庭下延卿徐曰公
等何官而從吏如是之多洙指文僖曰此
留守相公也延卿曰不圖今日肯顧野人

相與大笑更進數盃暨日入公辭歸延卿
送出曰某老病不能造謁幸勿訝文僖登
車茫然自失如入神仙之境既而嘆曰此
人視富貴為何等事乎此則士大夫中清
靜自居味道為樂者也杜五郎者本田家

也亦確然有守所居距縣三十里惟兩間
小屋一其自居一其子居之枵然一榻更
無他物時繁陽尉孫軫慕其為人乘閑謁
之良久曰某村民無能何為見訪軫因問
何以不出笑曰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不
出耳又問何以為生曰歸居邑南有田半
頃與兄之子共耕兄子既娶自度不足贍
盡以付之因攜妻子至此適鄉人有兩間
閑屋因借居之初則賣藥擇日以自給及
兒子長成鄉人又以三十畝田令佃耕有
餘力又傭於人自此稍足不欲與人爭利
醫卜之類一切罷廢又問終日有何所為
曰端坐而已又問曾看經否曰二十年前
曾看一本淨名經初見其議論的當心頗
愛之今已忘却經亦不知所在矣對語移

時氣韻瀟灑言辭精簡軫大敬嘆曰真有
道之士也自此數數訪之此則田野間清
淨自居味道為樂者也彼非義皆理而無
所不至者視此得無愧乎

贊曰

理本法意 義為條式 原情定罪
一毫不易 銖銖戒謹 猶差於石
矧越繩矩 肆為頗僻 人而不誅
底天之辟

以惡為能忍作殘害

傳曰天道常與善人爾乃以惡為能天地
之大德曰生爾乃忍作殘害違天背地非
爾而誰所謂能者不自以為非也所謂忍
者殊無惻隱也諸惡之中莫此為甚殘害
之中莫此為慘地獄之設端為是人異時
牛頭阿旁之屬亦宜恤爾而不加毒手乎
請以不忍之說急速救之庶幾不至已作
而不可復救昔西域僧名覺稱者來入中
國揚文公億一見即加禮既而求去不可
留因命譯者問之則曰我上全不食肉令

入中國在處皆屠殺猪羊懸肉市肆甚不忍觀吾意不樂居此暫到五臺禮文殊即歸矣山谷詩有巖牙已作小兒拳之句張閣一見即蹙然不樂指為忍人此但詩人狀物初非忍著蓋閣為河內推官而通判葛繁惟蔬食誦經閣亦斷肉故有此語若使世人皆能有悟如覺公如張公於一切物常存不忍思保其必不敢以惡為能而忍作殘害也今故首表出之然後略叙因果昔陸孝政欲收一聚蜂收不可得即怒盡以熱湯沃之死無遺者未幾復於其地忽為一大蜂所螫而死周昂嘗寢戶上有一燕巢三雛呢喃待哺昂怒悉以燕糝與之三皆曾裂而死其後三子皆啗金華寺有栢數株忽生毛蟲色黃而長近二寸蠶食枝葉莫知紀極寺僧秀榮惡之悉命掃除埋瘞或棄於柴積其後秀仁又取柴積曬於日中俟蟲死方以供爨數年秀榮卒時寺內別有一僧亦卒既而得還語秀仁曰甚到陰司見秀榮荷鐵枷坐烈日中

有萬萬毛蟲緣遠嗜噬若不可忍秀仁聞而大懼不數日亦發背而卒大慈寺僧修準新開一軒四面皆竹欄檻上多有蟻子緣遠修準怒在伐其竹盡取蟻子棄於火中未幾忽患癩瘡頭面尤甚命醫視之醫曰此名蟻漏瘡不可療也未幾遂卒又如王愈念鵲之噪而生斷其舌其後竟死舌瘡張霖念蛙之鳴而沃以熱灰其後忽為湯爛然則人之於物是可以惡為能忍作殘害乎既作得無罪報乎

贊曰

智伯之賢 盆成之才 明推丹朱
捷稱惡來 受天異粟 如木產材
用以為善 其孰禦哉 以能濟惡
豈不可哀

陰賊良善

傳曰陳平多陰謀自知必當無後公孫弘好陽與其後不復顯聞大抵陰謀不免陽與陽與便有陰謀譬如彈丸擊物最為暗中施之餘人皆不可施之良善則尤不可

也蓋良善者民之望也在一國則一國重在一鄉則一鄉重其可陰賊之手昔李林甫未顯時在槐壇遇一道士戒曰君名已列仙籍縱不白日上升亦必為二十年太平宰相異時事權在手切記吾言不得妄有陰賊林甫既貴不復憶記一味怙寵多所賊害久之復夢道士責曰君豈忘吾言乎今果獲罪矣於是命吏引入一處林甫耳中惟聞瀟瀟風水聲既至則府署嚴飭帳榻華侈林甫復自喜曰正令居此亦自不惡道士笑曰此乃鱗介所居其間苦事最為慘毒君尚以為不惡欲如何而後謂之惡乎林甫駭然汗洽而寤此則以陰賊良善而將生水族者也許文規被攝至冥司以曾活一人得延一紀而還既出望見一門守衛甚嚴許以問吏吏曰此都獄也但凡世間譴諸忠良毀敗善類常行陰賊之人死後無問貴賤皆當治罪于此此則陰賊良善而必入地獄者也孰謂為之為無罪乎嘗知明白洞達坦然易見者近乎

陽也。姦險狠愎深而難知者，近乎陰也。平生宅心於陰，死而復歸於陰，理之必然，亦無足怪。所謂水族所謂地獄，非陰界歟。

贊曰

犯法舞法 冒法則均 鬪殺謀殺

同於殺人 至於定罪 輕重不倫

舞設智數 謀秘鬼神 發必命中

亦中其身

暗侮君親

傳曰：在人臣言之，一味姦諛肆其欺罔，暗侮也在人子言之，空事虛文，情實不至，暗侮也。但凡為臣為子而不能盡其所以事君事親之誠，皆暗侮也。使為臣而皆暗侮，其君為子而皆暗侮，其親則為君為親者，尚何望於為臣為子者乎？害教叛道，莫此為甚。太上所以言之，昔曹武惠彬方在宥，密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既歸私第亦必閉閣宴居，不敢妄通賓客。五鼓纔動，即待漏於禁門。如此八年，雖雪霜甚寒，未嘗輒易其操。王文正公旦雖在私第，亦如在朝。

一日歸自朝中，即冠帶入靜室，默坐不出。家人惶恐，並遣其弟詢之。趙公安仁安仁曰：適議事，公不欲行，未決而歸，必憂國家耳。彼暗侮其君者，視此得無愧乎？郭琮幼喪其父，獨有母，在常懷罔極之嘆。凡三十年，不如葷不飲酒，朝夕虔禱，必欲為母祈壽。其母張氏果得一百四歲，耳目不衰，飲食不減。孟熙者，市井人也，日以販賣果實養其父母，雖不知學問，而於溫清定省，出告反面之道，皆能曲盡。其至知學問者，往往不及其父死，寢苦於地，不食鹽酪，哀毀過節，幾至滅性。如是三年，始終如一。彼暗侮其親者，視此得無愧乎？惟其不敢暗侮，所以曹氏王氏二家特盛。郭琮明詔褒賞，旌表門閭，孟熙因掘地於鋤下，得金遂成富室。然則天於忠孝，其報之也，曷嘗爽乎。

贊曰

恭不侮人 偽無蕪爾 事父事君

恭莫大此 不用吾情 是欺而已

有既面目 為人臣子 借曰未知

神明彰矣

太上感應篇卷之六

美

十三